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梁谿集卷一百六十三

宋 李綱 撰

題跋下

跋道鄉墨蹟

跋李先之墨蹟

跋襄陵春秋集傳後

書寄崧老易傳後

跋東坡書

跋山谷書

跋山谷草書

跋米元章書

跋曹馬墓本

跋歐陽公書

跋石曼卿書

跋東坡小草

題唐朝賢將傳後

題修西方念佛三昧集要

跋司馬溫公帖

跋顏魯公與柳冕帖

跋司馬溫公趙清獻公帖

跋鄒公詩

跋慶餘長老開堂疏

疏附

唐子方林夫送行詩章表跋尾

跋張嵇仲樞密遺藁二

跋趙正之所藏東坡春宴教坊詞

醉筆

草聖

行書

跋溫公帖

書陳瑩中書簡集卷

跋道鄉墨蹟

侍郎鄒公碩學勁節為天下之所宗仰詩銘精深有古
作者之風字畫似其人自可寶也

跋李先之墨蹟

余平生不識李先之獨聞其為人經術修明議論勁正
節操高邁趣與時異久困州縣間靖康初首薦之累遷
國子祭酒而先之初未嘗到都城其後余謫雲安道南
昌遊西山玉隆觀乃聞先之赴召至京畿道阻不得進
而還相差數日不及見建炎初復除秘書監促其來未
幾余丐罷相東歸亦不知先之曾供職否也臨江蕭君
訪余於武昌首詢先之則云病不能赴行在所已亡矣

朝廷以寶文閣待制贈之因出其來往書帖一卷相示
又云先之亦以不一見余為恨余於先之不為不相知
而卒不一識面士相見之難如此可勝歎哉先之與陳
瑩中游定夫一流人凋落殆盡良可為天下痛惜也

書襄陵春秋集傳後

孔子道大天下莫能用因魯史作春秋以俟後世君子
雖其義難知然大旨不過尊王黜霸褒善貶惡內諸夏
外四裔志天道謹人事而已春秋經世其言簡而法三

傳緯經其說博而詳簡而法者必待夫博而詳者載事實釋義例然後聖人之志因以不泯而後世得以知之猶天之垂象昭回森布推步占驗非得甘石之書則何以仰觀此三傳之於聖人所以不為無功也然三家者所聞見異辭所傳異辭各有所長而時有異同不合之說則學春秋者宜精思深考揆之以道索之以理取其是而去其非則聖人經世之志得矣或者舍經而信傳則是得枝葉而忘本也棄傳而觀經則是去甘石之書

而窺天也二者胥失余患此久矣襄陵許崧老作春秋集傳取三家之說不悖於聖人者著之篇而刪去其所不然又斷以自得之意有發於三傳之所不能言者余得而讀之廓然如披雲霧而覩天日之清明燦然如汰沙石而見金玉之精粹然後知三傳果有功於春秋而集傳又有功於三傳至於斷以自得之意則與夫三家者齊驅而並駕也其於學者豈小補哉噫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筆削之際游夏不能措一辭使得其

時而道可行於天下則誅賞廢置宜如何哉雖不見行事而垂之空言猶足以使後世知君臣父子之道故太史公曰有國者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者而不通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者而不通春秋之義必蹈於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然則學者其可不盡心乎欲盡心焉當自此書始建炎己酉歲正

月五日武陽李綱書

書寄崧老易傳後

曳其輪之象妙處在曳曳者自後牽車以緩其行也坎
為輪輿既濟未濟互體皆有坎而初九九二處其後故
象為曳其輪睽體亦然故六三之見上九為見輿曳自
六三觀之則上九處坎體之後疑其無適已之意故也
曳之象皆在陽爻則非才之剛而孔武有力者安能曳
車以止之哉至賁之初九亦處坎體之下則以舍車而

徒為象此之謂唯變所適由是觀之豈非字字有象而互體之類曷可少哉此秘殆亦昔人所未覩也前所錄數十條皆考於象而為之說既與世之說易者不同於襄陵易傳亦有合不合者願參考之取其是而削其非因周詳以誨諭為望聖人立象以盡意雖如觀天下之不可窮然意之所在要有至當去處吾儕即象以求之正如法家斷案鋪陳法律求所以當其罪而止耳不當其罪則以笞杖為徒流相去遠矣此所以必資於講貫

之益在先君子以朋友講習理義之說孰有大於此惜乎江海之遼絕而音問之難通也此編切勿以示人非唯尚口乃窮之時不足以取信於世亦其間有未安者隨得隨改也所著易傳九卷總論一卷外篇釋象七卷訓辭三卷明變類占行數各一卷合二十二卷俟定居當悉錄致左右以求證明唯痛加斤斧乃所望也

跋東坡書

東坡書初類李邕中類徐浩晚乃自成一家其用筆側

以取勢與柳公權之論殊不同必有能辨之者

跋山谷書

山谷行書多匾側此卷獨不然殊可愛也染翰病叟觀于都嶠山陰

跋山谷草書

山谷晚年草書之妙追步古人張顛懷素正應此爾

跋米元章書

米老書深得古人運筆意但不可求於規矩法度間耳

書體出於瘞鶴銘多行草少見其真書護所短故耶

跋曹馬摹本

龍眠摹寫曹將軍馬山谷草書少陵丹青引筆蹟妙甚
可為十軸之冠

跋歐公書

歐陽文忠公書清勁自成一家公嘗言學書如逆風行
舟用盡氣力不離本處蓋不以書自許士夫寶藏其蹟
非以名節可貴故邪意外得謗無如公者賴韓富諸公

辨明之乃得自白于世故陳瑩中嘗跋其書云使嘉祐前見此書者皆如今日則朋黨之論何由而興東坡亦以夢奠之後履傳千祀證之艱危多在於生前而是非常定於身後可勝慨哉

跋石曼卿書

石曼卿與范文正歐陽文忠蔡君謨蘇子美遊皆以豪傑許之好事者至稱其仙去觀詩篇筆蹟真一代偉人也

跋東坡小草

東坡居儋耳三年與士子遊墨蹟甚多余至海南尋訪已皆為好事者取去靡有存者甚哉好惡之移人也方紹聖元符間擯斥元祐學術以坡為魁惡之者必欲置死地而後已及崇觀以來雖陽斥而陰予之殘章遺墨流落人間好事者至龕屋壁徹板屏力致而寶藏之惟恐居後故雖鯨海萬里搜裒殆盡此與跡削於生前而履傳於身後者亦何以異北歸次端溪郡守陳侯出示

小草一幅云得於錢塘僧舍蓋坡倅杭時所書也士夫所藏真行多而草少此幅尤可寶愛云

題唐朝賢將傳後

梁谿病叟曰為將三世道家所忌豈非陰謀多而以殺戮為事故也惟懷仁輔義公正無私宅心慈恕以殺止殺常出於不得已者可以無咎而慶流後人唐朝賢將多矣獨郭子儀李晟號為後嗣能世其家子儀忠厚長者未嘗妄殺而晟克復長安市不易肆遠方信宿而後

知王師之入前史謂三王之兵不過如此身享安榮子孫蕃昌且多賢者天之報施詎不信夫善為將者宜鑒于茲

題修西方念佛三昧集要

慶國夫人鄱陽張氏謹發虔心募工縷板印造修西方念佛三昧集要一部普勸發無上菩提心者至心歸依西方淨土殷勤恭敬念誦阿彌陀佛尊號如法修行盡此報身隨願往生同成佛道一切有情均霑利益紹興

三年歲次壬子三月中幹日題

跋司馬溫公帖

朝廷之上事貴當而不貴苟寬言貴盡而不貴苟合苟寬則姑息苟合則雷同而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熙寧間犯謀殺者聽自首減等非不為寬而廷臣毅然爭之反覆論難不已至有以罪去者懼姑息之為害而展盡底蘊不敢為雷同之說也當是時去嘉祐治平未遠其遺風餘澤能使士大夫如此豈不為天下福哉數十年間

士風一變以馴致禍亂其源非無所自也觀司馬溫公

與雜端劉公帖推許之重乃至是前輩之意遠矣夫紹

興四年三月日昭武李綱跋

跋顏魯公與柳冕帖

魯公草書摹傳於世者多矣此帖尤奇雖筆勢屈折如盤銅刻玉勁峭之氣不少變蓋類其為人柳冕唐名士也曾公名呼之而自稱老夫亦可以見當時士契之梗

概云

跋司馬溫公趙清獻公帖

永嘉鮑君仕不過州縣而卓然自立不阿世以取容刻意羣經為之訓釋觀其所上論新法書識度有大過人者非苟然也司馬溫公趙清獻公皆貽簡尺以獎與之歿雖久而名益傳嗟夫士負所學生不逢時老死山林又無一世鉅公為之稱道與草木同腐者多矣可勝慨哉

跋鄒公詩

積德鍾慶貽範將來必有賢子孫繼其後身享重名膺

受福祿必有賢祖考啟於先此古今之通理也歷考載籍士大夫家世濟其美浸以光大靡不由此觀舍人公丁寧訓誨之時卽中都曹勤懇奉承之意為人父為子孫之道盡矣名譽福祿之報在其曾孫侍郎卓然為世偉人子孫又多賢者鄒氏之門興未艾也願廣其傳以為士夫之勸紹興甲寅季秋十有八日昭武李綱謹題

慶餘長老開堂疏

法門差別善財勤南歷之誠祖道流通達磨露西來之

旨萬派殊流而宗於一海千年暗室而破在一燈雖桃
發前村自含真諦而琴逢妙指方暢清音喻之者良馬
見鞭迷之者癡猿捉月蓋飯色之殊寶器所感不齊則
糴絲之掛須彌終難信解不有宗匠誰為津梁餘師上
人物外逍遙法中奇特為已則心境俱泯應機則敘活
臨時禪律通融昔契樂天之間雲山靜遠今離思大之
居而况維摩示疾而莫匪為人阿難辭世而重來說法
既俯從於輿願宜遂演於潮音肯令雞嶺雲花不開閩

嶺必使曹溪法雨重灑建溪至道不煩當仁不讓謹疏

跋尾

右建州大中寺長老慶餘師再開堂疏先公太師所作也元祐中先公任松溪尉師住邑之中峯寺語道相契數以手帖往還時參政呂公謫居建安嘗詢衲僧中可與語者先公以師對呂公諭州郡請住大中寺學者雲集凡半年餘呂公一日約先公同游武夷山及歸則師已遷化一復時矣方其示寂升堂集衆告辭跏趺而逝

經一晝夜顏色不變呂公泣涕痛悔恨未嘗款叩師之
闕鍵先公謂師平日所得竒特盍歸誠祈懇儻能復來
呂公焚香再拜親以小磬就師耳根擊之至數十聲師
忽開眼笑曰已相別何必爾為公當再留七日遂下坐
復居方丈呂公咨問道要且請師再開堂以疏文屬先
公撰述其間有維摩示疾而莫匪為人阿難辭世而重
來說法之語蓋紀實也既七日再升堂而化呂公為作
碑具載本末置寺中宣和元年自左史謫沙陽道建安

遊大中寺猶及見碑讀之一再過私竊歎仰後十四年
紹興壬子歲被命宣撫荆廣經由建上屢經兵火寺宇
僅有存者問碑所在則已亡矣為之歎息又三年有住
持龍山僧元植者師之法眷也間嘗訪師遺跡憇然見
過出先公所與師手帖以相示翰墨如新讀之泣然因
留藏于家傳示予孫而為親書四帖及開堂疏以遺之
用慰其心且使世之學佛者知道力之固死生一如去
來自在有如此者紹興五年八月五日男具位綱謹書

唐子方林夫送行詩章表跋尾

竊觀唐質肅公論潞公燈毬錦事有以見當時士風何其忠厚之至也夫大臣邀寵進不以正臺諫論列乃其職也人主未察震怒竄貶亦理之常而在廷之臣中執法如王舉正史官如蔡襄皆抗疏直前以營救之能文如梅堯臣李師中之流又作為歌詩敘述歎賞以激義夫之氣天子悔悟卒行其言不旋踵徙內地召還復用嗚呼茲非士風忠厚而盛德之事耶其後諫院公亦論

荆公於熙寧間觸權臣怒謫官嶺海當時名士以詩送行者雖不乏人而營救之風則亡矣一斤不復卒使抱義納忠之臣流落以死其視嘉祐得無愧乎至元符中道鄉鄰公以論椒房事遠竄則餞送者悉置典憲中丞安敦彈奏猶以為輕望其據義以爭難矣誰復敢以詩章指時事而揄揚其美哉茲風一扇士氣頽靡習熟見聞以鉗口結舌為當然任言責者不過抉摘細故以塞責隨時俯仰以為進身之資其視朝廷闕失不啻如越

人視秦人之肥瘠甚者至顛倒是非變亂白黑以惑人
主之聰明其肯長慮却顧為防微杜漸之計邪燕山之
役廷臣至無一人言者職此之故馴致禍變至今為梗
非無自而然也由是言之祖宗謹擇臺諫使之敢言以
舉繩愆糾繆之職涵養士風使之忠厚以盡激濁揚清
之義豈非制治保邦之要道歟唐氏父子繼論時宰於
權寵方隆之日面折廷爭無所顧避使名節之美萃於
一門可謂賢矣復用與不復用固不論也然二公之歿

碑誌不立其族子邵陽太守遵懼歲月之緜遠而前德
之堙墜衰集表章及送行詩等合為一卷將刻諸石以
垂不朽其意豈獨貽訓後裔為家世之光哉使士大夫
知前輩風節凜然若此有補天下多矣是可嘉也紹興
五年歲次乙卯八月十八日武陽李綱伯紀書

跋張嵇仲樞密遺藁一

人材因事而奮節義臨難乃顯蕩陰之後血濺御衣獨
有一嵇紹安史之亂首唱義兵獨有一顏真卿朱泚之

變叱三館之士使不從賊獨有一何蕃豈易得哉靖康之季分四道總管以衛王室及金人再侵或擁兵坐視而不進或棄軍遠遜以自全獨樞密張公摠師西道轉戰以達都城所謀不從城陷被執猶慄憊抗章欲立趙氏其忠于國家大節如此雖古人何以加諸某頃執筆螭坳寓直東省公時夕拜瑣闈周旋甚歡迨靖康間宣撫兩河辟公之子叔獻以從嘗見所與家問勉以忠義固已歎服其後聞公遂死國事為之流涕自靖康至今十

有一年叔獻持節江東某帥守豫章相遇於貴溪道中
出示遺藁數軸讀之不覺淚之承睫也嗟乎士固有一
死非死之難處死之為難也如公之死得其所矣彼忘
義而偷生者得不少有愧哉

跋二

士之立名節死國事雖志氣有所感激其平時曾次所
養必有大過人者遇事而發非偶然也段太尉以笏擊
朱泚或謂武人一時奮不顧身柳子厚獨為袁集遺事

作傳以明其非真知言哉樞密張公忠義之節著矣臨去國日自期必死以書屬其家叙平生所操守真所謂中有所養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耶書尾猶欲托不朽於墓表若區區於為名者是不然名固士君子之所貴也聖人以名節砥礪天下故士有舍生取義不求生以害仁者唐顏魯公知必死李希烈自為祭文墓誌常寢坐隅與公用心何異近世名節不立而惟自全之為務宜乎遭國家之大變而伏節死難之臣不能無愧於古人

也如公卓然所自立如此吁可畏而仰哉

跋趙正之所藏東坡春宴教坊詞

東坡樂語信筆而成初不停綴改不過數處屬對精切
皆經史全語不假雕琢自然成章吁可畏而仰哉卷尾
章草書淵明詩紙背乃經筵當讀寶訓藝祖遺潘美曹
彬下江南方略此軸所謂三絕真可寶也

醉筆

東坡醉中作醒時文章今人醒時作醉中語殆不可曉

也

草聖

東坡晚年草聖之妙如此蓋積學所致非特天資軼羣絕倫也

行書

東坡行書萃于此軸真無愧於古人

跋溫公帖

紹興七年歲次丁巳初夏中潯彭城鄭顧道經從豫章

出示溫公帖觀于精忠堂凜然如對盛德君子瞻其儀形面其語論也使人欽慕不能自己武陽李伯紀書

書陳鑒中書簡集卷

故贈諫議大夫陳公與先公太師同年登科相好之情如兄弟然某為兒童時固已熟知公名政和乙未歲綱自尚書考功郎謁告迎侍先公於霅上時諫議公自通州徙居天台邂逅相遇於吳門得一再見遽沐稱賞宣和己亥歲綱自左史以言事謫官沙陽沙陽諫議公鄉

里也時公在星子因其姪孫淵往省公寓書以通殷勤
蒙誨答良渥直以狄梁公李文靖王文正公事業相期
愧不敢當然竊不自意公見知之深也靖康初蒙恩識
擢於變故擾攘之際公已捐館不及見每感知已未嘗
不泣然流涕迨紹興丙辰歲被命帥守豫章以淵攝機
幕暇日出示公平生往來書簡凡若干卷翰墨如新慶
弔問勞外多論易象佛書及行已立朝之大節信筆輒
千餘言理致條暢文不加點信乎道學淵源自其眉襟

流出特立獨行之操非衆人之所能跂及也是可寶藏
傳之雲來以俟後世君子紹興七年八月望具位李綱
書



梁谿集卷一百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梁谿集卷一百六十九

四至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衍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錄監生臣汪元亮

欽定四庫全書

梁谿集卷一百六十四

宋 李綱 撰

祭文辭疏一

哀辭

蕭子寬哀辭

朱時發哀辭

劉仲偃大資政哀辭

并序

弔祭文

弔國殤文

祭伏波廟文

北歸祭文

祭雷廟文

祭南嶽文

謁廟文

謁先聖文

哭惠女文

哀辭

蕭子寬哀辭

富貴而壽子孫蕃昌此世之所謂福也貧賤而夭子孫不振此世之所謂禍也福善禍淫者天也而致之者人也雖聖人立言垂教使人勸善而懲惡亦不出於此矣

然而天之道幽遠而難必為善者未必福故以原憲之
賢蓬戶而甕牖以展禽之聖遺佚而阨窮好學如顏子
而早死信道如揚雄而無後是福善之道有時而不明
也為惡者未必禍故以屠沽斗筲之才乘時而致顯位
以駟儈貟販之術殖貨而比封君殘如盜跖而得終其
天年酷如杜周張湯而子孫咸顯大於當世是禍淫之
道有時而不行也夫得福者君子之常而反禍焉者君子
子之不幸也得禍者小人之常而反福焉者小人之幸

也將處夫幸不幸之間固未可必而君子之所以治心
修身尊德性而道問學者蓋專以自為豈竊竊然以是
傲福於天哉問學已明德性已成志氣之修其視富貴
如浮雲精神之全其視身世如夢幻若然者雖貧不慊
於貴雖天而有所謂不亡者存雖子孫不振而有所謂
傳而不知其盡者存榮辱驚懼不入於胷次其精神志
氣足以傲睨天地而與外生死無終始者為友又奚禍
福之足云昔者吾友子寬嘗從事於斯矣子寬姓蕭氏

名恒世為延平之尤溪人博學好古凡六經諸史百家
之言陰陽五行天文地理之學貫穿馳騁無所不通與
人持論辨博闊肆聽之纏繩忘倦尤善著書自成一家
言其為人孝友悌敬尚節操於世味泊如也然而學
成而道益窮志立而身愈困自擢第歷官幾二十年而
位不升於朝列負郭之田不足以餬口官于南雄不幸
道疾而死而年不迨於五十傳家惟一子且以疾廢是
君子之所謂不幸者舉集於其身自世人觀之其不可

哀也耶然予寬於予平昔最厚善予嘗從容叩其治心
修身之說高明穎脫無所滯礙非徒言之亦允蹈之故
其生也能輕富貴而甘貧賤則其死也所謂壽而不亡
傳而不知其盡者必有在矣世人哀之安知其不以此
而復哀世人也予懼世之察者致疑於其間故作為哀
辭以道其意云

有美一人兮外和而內剛韞金玉之精粹兮佩蘭茝之
芬芳包古今於間學兮達志意於文章位不足以稱其

德兮祿不足以養其生謂難老而早死兮宜有子而病
狂哀善人之不淑兮信天道之叵量惟君子之修身兮
貴力學而自強蓋端以為已兮豈責報於彼蒼存一氣
之孔神兮體此道以翶翔齊死生於晝夜兮何富貴之
足臧觀吾身於露電兮顧委蛇之何傷並天地以悠久
兮與日月而爭光外萬物而獨立兮謝塵寰於粃糠嗟
世俗之迫隘兮咸物逐而我忘眇所得之毫釐兮遂志
盈而氣張廓宇宙以遐觀兮寄一身於八荒前千古之

悠悠兮後百世之茫茫偷榮耀於瞬息兮將見笑於大方夫豈得擅而有之兮溢朝露而泯藏與草木而同腐兮但山高而水長惟夫子之英爽兮顧雖死而不亡託友義於斯文兮庶德音之播颺

朱時發哀辭

朱章字時發洪州分寧人少遊太學頗為時輩所稱困躡不第老以恩調信州上饒簿其為人純厚篤實恂恂如不能言與朋友交淡如也久而益親聞人之善若已

有之稱誦惟恐不及於人所短非獨絕口不言又為之掩匿惟恐人之知之蓋其天性如此雅志好佛蔬食惡衣凡四十年既簿上饒歎曰仕途乃成佛作祖之捷徑也凡職事有可以利益於人者知無不為雖甚勞苦同僚所憚時發皆以身任之初共指笑後知其出於誠心乃靡然歎服罷官至京師調岳州司儀朝事予時自考功郎官謁告迎親吳興與時發會於維揚呂舜徒家予約時發渡江同遊焦山為一日之歎欣然相從既抵焦

山則相與徧遊僧廬躡磴道登絕頂以望大江其飲食
行步如壯者既歸同宿舟中談笑至夜分不倦又作書
以遺予親及諸季以叙平生詰旦時發渡江如儀真子
亦解舟而東不復相聞舟次姑蘇適有客自江外來者
首詢時發動靜則已亡矣予愕然駭歎詢其所以則云
時發是日渡江未至儀真三十里謂僕夫曰吾倦欲寢
慎無驚我久之不覺僕夫視之則已右脇而逝抵儀真
親戚為之棺殮支體柔軟顏色如生有異香襲人久之

方散嗚呼死生之於人亦大矣而時發處之如此豈非
平日信心堅固重修不已之力歟予竊嘗謂人之有生
死猶日之有晝夜此必至之理也方晝從事於膠擾之
中而其心恬然者以夜有所歸宿而安身也苟無所歸
宿則其心豈得憇然莫之為慮哉至於死生之際則不
然自少得壯自壯得老日趨於死地惟知營營以厚其
生而無一念以厚其死方且恣情縱欲日造諸業一旦
溘然則曩之營營者無一可得而業力現前固有沈縵

疾苦願死而不得者幸而得死流浪轉徙散入諸趣豈不哀哉若時發者所見高明卓越予不得而知也然於死生之際賴脫如此是必有大過人者予平日既與之厚又其死時眷眷於予若相別然故為作哀辭以叙述之此非所以哀時發乃哀夫不若時發者云

事之大者莫如死生惟有生之必死若晝夜之代更晝從事而心不憫以夜有所復乎安猶鳥之得託乎林而獸之得棲乎山各有攸處乃罔後艱奈何死生之際咸

熟視而恬然少壯逐物老又甚焉鐘鳴漏盡而不止日暮途遠而逆施盜爾朝露惟葉是隨淪入興趣大智所悲猗歟時發信根純熟四十年來一齋一粥諸惡不作諸善奉行年彌高而德彌劭學愈積而道愈明謝浮生如脫屣宜純想之飛升追惟平生於予獨厚旋踵之間失此良友惟堅固心乃妙法門後之覽者庶有感於斯文

劉仲偃大資政哀辭

靖康改元之夏金人攻圍太原聚重兵河北境上余承
乏樞廷被命宣撫兩路以真定帥資政劉公為副秋七
月余得旨駐師懷州劉公治兵遼城以王淵王瓊鄭建
雄統制軍馬時制置使解潛龍圖閣侍制折彥質主隆
德府路都統制折可求都轉運使張灝主汾州路期以
七月末進兵獨解潛與敵騎遇南北鬪力戰而潰餘皆
不進余上疏請治諸將不如約者且止諸司無得專達
一聽宣撫司節制以議再舉不如此必誤國事願乞罷

去有旨召赴闕議事而以种師道代時八月二十三日
也已而師道病死軍中即以劉公為宣撫使折彥質副
之其冬金人兩路深入劉公造朝城陷遂死節於敵營
嗟乎士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非死之難
處死之為難也處之而是如張巡之睢陽其食人以為
糧者可略也處之而非如樊糸之草朱泚冊文冊成而
後仰藥又何補哉方靖康之末天傾地覆君臣易位朝
鮮伏節死難之士幾何不為敵人所笑而劉公毅然不

以用舍動其心視死如歸遺書其家陳義可觀足以激
懦夫而羞失節之伍豈不誠烈丈夫哉使其平生行已
不無瑕穎猶可以大節而掩小疵矧夫愷悌之德強敏
之材疏通之智如銘議之所載皆有大過人者是宜贈
興褒崇錫謚忠顯天子親書其碑額以垂榮於無窮也
余與公幸有一日之雅其子子翬以墓銘謚議來求挽
章余謂既葬則挽章無用作哀辭以慰其心焉其詞曰
士有一死處之為難死得其所名重泰山猗嗟劉公惟

人之傑舍生取義成此大節敵人歎息矧惟士夫激懦愧媿名教之扶美謚易名宸章篆碑為宋忠臣萬世同輝我作哀辭以慰其子勿為公哀公實不死

弔祭文

弔國殇文

宣和元年春用師西鄙熙河帥劉法與其軍俱殲用事者以違節制罪之贈典不及予竊哀焉作斯文以弔之其辭曰

夏人不賓兮西鄙聳驚蜎結蟻聚兮屯犬羊之羶腥帝
赫斯怒兮命諸帥以徂征袁師鞠旅兮致天討於不庭
蕞爾小醜兮敢讎大邦匿其精壯兮示以不爭王師
如入無人之境兮遽奏捷於三城縱四路之分入兮以
全力而制熙河之兵惟熙帥之寡謀兮知不可而弗明
統十萬之驍騰兮謂可以深躁而橫行路遭迴以崎嶇
兮山斗絕而崢嶸決積水於千仞兮灌長波於聯營師
不戰而自屈兮雖有智者何所施其能墮黠敵之計中

兮失天時與地利顧出塞之幾何兮亡隻輪與匹騎豈
無偏裨之勇略兮與士卒之猛鷙棄甲冑之精堅兮投
器械之犀銳山積雲委不可以數計兮咸舉而填於盧
山之壑摧於饑虎之喙彼本兵之何人兮方懼罪而自
為計匿實狀而不以聞兮謂馬蹙而崖墜士卒散於逋
逃兮將吏殞於自斃痛忠魂之誰訴兮激壯士之憤氣
惟一勝而一負兮乃兵家之常勢奈何不使吾君之得
聞兮以邊事而為戒邈九重之高深兮豈天下之耳目

皆可以欺敵也嗚呼噫嘻想夫貔虎之將熊羆之師耀
日戈甲蔽野旌旗力蹙勢窮漸車裂帷鼓聲不起士氣
已衰進不得戰退無所歸驚魚遊於沸鼎駭獸陷於危
機方腹背之俱潰何爪牙之可施蹈踐紛籍奔崩流離
血膏草莽骨委山坡氣鬱鬱以衝漢魂惶惶而曷依兵
有節制固不可違若李廣之失道與張騫之後期或逗
留而怯敵或敗北而喪師失軍事之機會固可以違節
制而罪之豈有肝腦塗地身首分披執干戈以衛社稷

援枹鼓而死邊陲忘其大烈據此細微縱一師之有罪
顧三軍之曷知贈弔不及賄賂不時沒者已矣生者長
悲其何以勵封疆之臣而慰邊人之思古者命將付之
閫外便宜則行不從中制量敵而進慮勝而會利則伸
而鈍則蟠戰必勝而攻必潰亞夫細柳之軍雖君命有
所不受充國金城之策雖衆口莫得而議也後世行軍
顛倒紛綸以將帥為不足信則盡護之以中人口含天
憲手握國鈞功罪莫實賞罰不倫掣肘繫足智謀曷伸

彼九節度之師所以皆敗者以有軍容之朝恩而德裕
之相武宗所以能討叛鋤逆者以盡罷諸鎮之監軍知
此甚易其誰敢陳吾獨悲夫事君之事食君之食荷戈從
軍死固其職惟身沒而名頽可嗟悼而歎息茫茫虜地
兮流沙千里空山無人兮羌行如鬼砂磧不毛兮雪霜
夏墜魂兮歸來兮彼西方不可以止敷德澤於幽明兮
惟聖天子

祭伏波廟文

年月日具位李納謹遣男宗之以牲酒香幣之奠致享于忠顯佑順王之神惟神功施一方血食千載英爽如在人賴庇庥而納負罪明時遠謫絕島假道鯨海實仰威靈屬苦瘡瘍阻造祠下聊致薄禮神其鑒之尚饗

北歸祭文

年月日具位李納謹以牲酒香幣之奠致享于威武行宮恭承大恩許還中土再涉鯨海曾不踰旬祥飈送帆頃刻千里克濟重險非神疇依敢以牲牢躬禱祠下冀

得吉卜以終神休尚饗

祭雷廟文

年月日具位李綱謹以牲酒香幣之奠致享于威德公之神惟神鼓動萬物宣暢天威宅于海陬一方蒙澤而綱負罪遠謫久留此邦祇荷上恩許還中土道里遼邈山川阻修衝冒瘴氛大懼殞越敢以牲醪躬薦祠下正直是與冀終相之尚饗

祭南嶽文

維紹興二年歲次壬子九月戊午朔二十有七日甲申
具位李納謹遣左從事郎宣撫使司幹辦公事鄭昌齡
以牲牢酒醴茗果之奠敢昭祭于南嶽司天昭聖帝之
神天地凝結五嶽環峙奠鎮方維炎運中微岱恒嵩華
或失其守淪于割據獨茲衡嶽巋然雄尊作鎮尚土為
朝廷重庇庶士民孰不仰止某以不材誤蒙上恩宣撫
荆廣總師置司取道長沙經由嶽下戎事倥偬密邇祠
庭不獲造詣官攝祭牲醴之奠惟以告虔肅清一方

捍禦外侮神其祐之尚嚮

謁廟文

綱肅將使命兼領此邦蒞事云初奉神敢後眷茲疲瘵務在撫綏俾有成功尚期陰相

謁先聖文

綱叨膺宸命兼領此邦適當蒞事之初敢忘將誠之薦惟王功施萬世澤被斯民具載格言付之後學其敢忘於垂訓庶有效於微勞

哭惠女文

予謫官自京師挈家抵無錫得一女以惠名之生未月
予單騎如貶所半年而後得家問則惠女已亡矣雖在
襁褓詎能忘懷作斯文以哭之極其情而卒歸之於正
云其詞曰

負罪左降兮汨吾南征惕威省咎兮敢稽于程變彼季
女兮有呱其聲割慈忍愛兮單車啓行山川阻修兮鴻
鴈無憑一書為重兮萬金為輕開緘掩泣兮失此孩嬰

舐犢之愛兮詎能忘情言念幼稚兮岐嶷夙成日辰孔
嘉兮骨相豐盈載衣之褐兮乃畀之名期爾壽臧兮多
福是膺云胡不淑兮朝菌同榮蘭芷其芽兮霜霰已零
玉韞于璞兮斧斤曷勝傷心孔哀兮涕泗從橫知我如
此兮不如無生嗚呼人生一世兮如夢一覺速若電露
兮虛若影泡存而非實兮其孰能考殤子為壽兮彭祖
為天雖有修短兮意亦何較請原其初兮大化默造氣
變有生兮賦此形貌七情與俱兮喜怒誰教知識始分

兮指顧而笑修者自遂兮短者自暴自少得壯兮自壯得老均有所歸兮矧茲襁褓譬諸草木兮灌莽叢早或失其所兮萌蘖枯槁茫然天運兮恩怨奚報緣熟則來兮本於愛樂緣盡則亡兮又何足悼一氣聚散兮死生醜好凡情糾纏兮妄想顛倒背覺合塵兮自罹悲惱勿謂情鍾兮忘懷以道攬涕收淚兮有愧於達者之所勞

梁谿集卷一百六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梁谿集卷一百六十五

宋 李綱 撰

祭文辭疏二

祭文

祭陳瑩弔左司文

祭姨母吳宜人文

祭余相公文

祭黃大資政文

祭高祖妣文

祭曾祖妣祖妣文

祭叔祖文

祭翁士特郎中文

祭張次東中奉文

祭許崧老文

祭黃子鳳通真文

祭楊侍郎文

祭九弟司法文

祭胡氏妹文

青詞

潭州薦陣亡青詞

降聖節青詞

禳火設醮青詞

疏

吳江寧境寺齋僧疏

邵武軍泰寧縣羅漢巖設供疏

福州安國院施錦法座疏

潭州薦陣亡水陸疏

福州聖泉院齋僧疏

福州鼓山齋僧疏

福州東山文殊修菩薩疏

祭文

祭陳瑩中左司文

維年月日具位李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左
司陳公之靈惟公擢秀甲科實自妙齡浸階膾仕謁然
休聲以節義為防範而行不苟合以公忠為鑒裁而物
無遯情其在言責抗章論辯不可勝紀而言之最著者
有先知獨見之明其在譴逐險阻艱難無不備嘗而心
不少懈者唯愛君憂國之誠一斤不復踰二十年而志
氣不衰容貌不枯者蓋其所養之厚脫去世累恬然委
化而了無芥蒂恬無疾苦者蓋其所造之精嗚呼哀哉

天之生賢千載比肩而在理有不可知者既克生之而不使之有成人之云亡士夫是悼而在公無可憾者身雖沒而有不朽之令名惟公胷中素所蘊蓄雖設施之未曾然推原其心夷考其行合海內之公言古之所謂自任天下之重特立獨行而不顧者諒非公而誰稱嗚呼哀哉公與先子平生故人金石之交情均天倫我初識公浙江之濱忘德與齒襟期自親迨謫沙陽遺問殷勤許與之厚銘心書紳我歸自南遽遭閔凶孤苦杜門

公亦北徙一水相望慰誨諄諄何翰墨之未乾而死生
之永分悵蒼生之失望痛故老之凋淪睠淮楚而殞涕
嗟往弔之無因寫哀情於一奠冀靈爽之或聞嗚呼哀
哉尚饗

祭姨母吳宜人文

維紹興元年歲次辛亥二月某日具位李綱同弟從事
郎新差充建康府府學教授經從事郎前平江府司士
曹事綸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姨大宜人吳氏

之靈嗟嗟夫人令德惟馨娟于大儒踐揚有聲象服煌
煌帝命是承教予以義治家以肅内外姻姪罔不輯睦
壽考康寧以受多福我母居長夫人處中德厚相肖匪
惟音容壹範之美士族所宗每見夫人如我母存密勿
恩意從容誨言撫我兄弟猶其子然仕宦契闊合離不
常靡有三年不奉壽觴瞻望顏色退必沾裳言歸樵溪
密邇白水盜賊紛紛屯結蜂蟻願拜牀下咫尺千里云
何不淑奄其歸真死生之際了然不昏所養如此餘復

何云喪亂以來衣冠流徙子孫在前還處鄉里始終哀榮萬無一二顧此涼薄失所依歸終天永訣復見無期陳辭致奠孰知我悲嗚呼哀哉尚饗

祭余相公文

維紹興二年歲次壬子五月庚申朔越翼日辛酉具位李綱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歿故少傅太宰衛國余公之靈嗚呼閩粵奧區實為晉安巨浸盤礴繚以重山風氣洋洋是生傑人偉然器度肖彼雄渾天之降才

不輕畀付運鍾半千旦暮之遇沙礫何知興時散聚備
茲五福應厥期數自古在昔治少亂多先民有言勤苦
詠歌其孰如公丁時休嘉巖廊尊榮冠佩峩峩為政歷
年朝野豐暇山林之思道有用捨辭第之懿古人弗謝
檢身勵行孰逾公者高牙大纛畫繡以歸鎮西之節前
載驅馳旌旄舞歌公慈弗威徒爾蒲鞭忍煩公治壯猶
未愆垂車是則優游一紀弗祿靡忘方時艱虞奔走傾
側孰不公卿誰保鄉國我昔未遇公實薦之遭時奮身

庶答無私避地于茲門牆是依如何不淑奄聞公歸公之降神來自峻極去比列星終古不沒壽考康寧矧攸好德誰者似之尚論往哲我獨何為中心載傷知已之恩曷云其忘爰升公堂奠茲一觴公音弗聞有淚浪浪嗚呼哀哉尚饗

祭黃大資政文

維紹興二年歲次壬子五月庚申朔三十日己丑甥孫具位李綱謹以清酌庶羞蔬果香茗之奠致祭于舅翁

特進大資政黃公之靈惟公節行直方問學淵懿致位
丞轄鬱為名臣盛德元勲載在信史搢紳之士多能言
之非綱小子所敢稱述惟我先考乃公之甥孩提而孤
鞠於外氏誨誘長育如已子然舅甥之情世所罕儼顧
茲辱陋慶流有行幼荷獎知命以名字死生契闊三十
餘年遭時艱難叨任宰輔再奮再躡天實使之誤蒙大
恩起自閑廢俾總師旅往撫南邦假道故鄉恭造墓下
敢修薄奠式薦微誠追懷音容有淚如瀉英爽不泯庶

幾歆之尚饗

祭高祖妣文

維紹興二年歲次壬子六月庚寅朔初二日辛卯亥孫
具位李納謹以清酌庶羞蔬果香茗之奠昭祭于高祖
司徒高祖妣夫人朱氏之墓納久去祖塋有疎展省瞻
望松梓每深悲懷今者蒙恩起自閑廢總師之任道過
故鄉謹具牲醪致享墓下英爽不泯庶克歆之尚饗

祭曾祖妣祖妣文

維紹興二年歲次壬子六月庚寅朔初二日辛卯曾孫
男具位李綱謹以清酌庶羞蔬果香茗之奠昭祭于曾
祖贈太保五郎曾祖妣成國太夫人廖氏茂國太夫人
龔氏昭國太夫人盧氏先祖贈太傅十八郎祖妣豐國
太夫人黃氏崇國太夫人饒氏之墓綱夙承祖慶幸遇
明時叨被國恩致身宰輔褒褒贈之典邦有彝章世路艱
難久疎展省瞻望松梓心焉永悲今蒙聖恩起自閑冷
總師之任道過故鄉焚黃之禮其曷敢廢謹修薄奠式

薦微誠追懷祖風有淚如雨英爽不泯庶克歆之尚饗

祭叔祖文

維紹興二年歲次壬子六月庚寅朔初二日辛卯姪孫
具位李綱謹以清酌庶羞香茗蔬果之奠致祭于叔祖
承事二十五郎之靈唯靈純德懿行鄉間所推壽幾百
年五福兼備綱以迂拙素荷愛憐自歸甌閩久欲瞻省
願莫之遂盜賊阻之今蒙上恩起自閑廢總師之任取
道故鄉拜公於堂但見遺像敢陳薄奠式薦微誠追懷

平生涕淚如瀉英爽不泯庶克歆之尚饗

祭翁士特郎中文

維紹興三年歲次癸丑三月丙辰朔二十二日丁丑具位李綱謹具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考功郎中士特翁兄之靈嗚呼士特何遽然也文追古人識超當世而蹭蹬場屋蹉跎仕塗者豈非天邪大器晚成壽考是宜為杞為梓如璋如圭云何不淑而止斯耶武夷之山盤礴坤倪獨鍾秀氣抉摘杳微玉佩瓊琚以昌其詩所以

垂不朽者其在茲邪惟我與兄為外昆弟爭角相從情
均同氣我鈍而魯兄敏而慧每策駕塞以追騁驥我忝
近司兄止郎位茫茫大鈞孰能問以此意邪喪亂以來
親朋凋墜平生故人半為新鬼哀病憂患之餘亦豈能
久於此世邪罷師言還邇兄故栖撫棺視空事與願違
聊陳薄奠侑以此辭英爽如在庶幾能聽之邪尚饗

祭張次東中奉文

維紹興三年歲次癸丑三月丙辰朔二十二日丁丑具

位李綱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知府中奉學士
尊親家張公之靈惟靈夙負才氣勇於敢為踐揚之久
蔚為吏師胷中磊落百未一施謂宜壽考而止於斯綱
以姻姪素蒙焰知別多會少形止神馳近者宣城尺素
見貽翰墨如新音容已非聞問傷感心焉孔悲罷師言
旋邇公故栖撫棺視寢事與願違聊陳薄奠侑以此辭
英爽如在庶幾聽之尚饗

祭許崧老文

維紹興四年歲次甲寅二月朔辛巳具位李綱謹以清
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宮使資政通議許公崧老之靈
嗚呼天地磅礴河岳炳靈駕生異人鬱為世英長松老
鶴其儀形也粹玉精金其性情也澄淵藻鑒燭理明也
設準持衡稱物平也經緯書史文章成也貫通古今議
論闔也金石鏗鏘詩句清也鸞鵠翔翥字畫精也勇於
為義去就輕也憂國如家秉忠誠也致位通顯不自榮
也恬澹寂寞得此生也士一于此垂世立名而公兼之

以大其聲嗚呼哀哉易道陰陽消長盛衰春秋名分褒
貶是非彌綸天地立萬世規先聖制作孰大於斯公獨
潛心抉摘杳微解駭三傳粃糠九師發明象數得其指
歸義畫麟經粲然有輝嗚呼哀哉漢有祿隱時惟子雲
英材拔萃高識邁倫擬古著書法言太玄士有異論或
否或然公獨好之推尊其人訓釋微辭奧義一新所見
絕俗豈其後身嗚呼哀哉我之識公踰二十年史館同
僚飽聞緒言樞府槐堂兩接官聯引身以退歸騎聯翩

我謫湖外公寫江邊邂逅相遇廬山之樊握手深談達旦不眠我謫嶺海觸冒瘴煙與死為鄰鮫鷀垂涎尺書屢及夫豈相憐迨其北歸喜見顏間願言相從杖屨林泉云何奄忽朝露溘先傷心涕零三友之篇嗚呼哀哉國步艱難賢智驅馳梁棟之壞哲人蘧萎貌然一老天不憇遺人之云亡有識同悲旅櫓漂泊臨川之湄無適非土公其永歸聊陳薄奠侑以此辭英爽不泯庶其聽之尚饗

祭黃子鳳通直書

維紹興五年歲次乙卯八月壬寅朔十八日己未具位
李綱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表姪故知縣通直黃君
之靈君天資孝友端恪溫良稟義方之訓而承積慶之
遺芳也刻志好學習為文詞欲自樹立以為先德之光
也試吏江浙通籍于朝雖未顯大庶幾自微而浸昌也
相期仕途一日千里如駢驥練耳得大道而騰驤也何
意盛年奄隨物化如芝蘭擢秀而遽殞於嚴霜也中局

靜專知所依向臨化不怛何遺音之琅琅也聖泉之岡
雲木蒼蒼山高水長往安其藏蓋體魄歸于土魂氣無
不之何必返于故鄉也喪亂以來艱難相依死生契闊
重予懷之悲傷也殮核在盤酒醪在觴終天永訣不知
涕泗之滂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楊侍郎文

維紹興五年歲次己卯十月庚子朔越十日己酉具位
李綱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致政龍圖侍郎楊公

之靈嗚呼天未喪道斯文獲傳必有先進老成足以師
表於一世而其深造自得實與古人乎比肩是能陶冶
後學收功當年茲儒者之極致在立德與立言惟公挺
質粹溫圭璋曠然早飛聲於入雒極師友之淵源顧茲
道之未墜企聖域而高騫方世路之孔棘安窮約而迺
遭偉名流與鉅德咸願學而推先達夫逢辰遇合直道
而前抗崇議於諫省持從橐於甘泉跌而復起守則不
遷全高節於歲晚知孤標之特堅雖佚老於燕閑曾不

廢於簡編閔國步之多艱每憂心於元元喪亂以來耆舊凋零惟公在焉雖年逾八十不為不壽備享五福不為不全然士夫之所以期公者蓋庶幾衛武之箴儆尚得憲言行於邱園何忽去此而不顧世豈復有如公之賢者乎嗚呼我之與公久茲周旋公相知心忘德與年瞻儀形而詠歎覺疵吝之皆痊信有斐之君子知至善之弗諼慨三山之前約卜荔子之初丹何尺書之未久遂永隔於終天日月有期肅焉新阡遙馳誠於一奠悵

此意之奚宣公之死為不朽矣惟其慾遺之悲則有涕
泗之漣漣嗚呼哀哉尚饗

祭九弟司法文

維紹興六年歲次丙辰七月丁卯朔某日從兄具位李
綱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從弟司法九郎幼成之
靈惟靈天資純茂孝友溫恭雖曰未學內行則充據于
吳興風績甚著摘發姦伏已有顯譽江浙弗靖徙居閩
溪昆季相從如塙如篪雖櫻疾疢不廢言笑藥餌之扶

尚期壽考我來江南再三惜別言則涕零如將永訣閑
時未幾遽聞訃音心焉如割慟哭霑襟言念先叔友于
先公施及後人有來雍雍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之
美吾家為懿汝少先往吾哀幾何閑水成川前後之波
雖天何傷雖壽何羨幻化茫茫晝夜之變千里致奠聊
寫我哀無滯南方魂兮歸來嗚呼哀哉尚饗

祭胡氏妹文

維紹興六年歲次丙辰七月丁卯朔越三日從兄具位

李綱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從妹四姐之靈嗟嗟
吾妹令德系嘉賓于大族克宜其家良人不弔中道先
逝諸孤藐然皆親訓勵敵騎擾華衣冠南奔挈族相依
徙居于閩廿苦同之七年於此弗安異鄉日念桑梓久
擗萬疾藥石弗痊我來江南臨別悽然訣音之間相去
半載尚想平生音容如在言念先叔一子一女相繼而
亡何遽如許天道茫茫不可致詰或壽或夭孰得孰失
諸甥滿前責在外家飲食教誨情當有加庶羞在俎旨

酒在卮千里致奠孰知我悲嗚呼哀哉尚饗

青詞

潭州薦陣亡青詞

伏以潭為會府地居上流自經豺虎之爭無復江山之勝宸心眷顧帥閫疇咨非特慰扶杖之遺民蓋欲追備邊之前烈涓辰視事問俗興嗟拾瓦礫而橫棟梁强名舊治聽丘墟之號風雨坐感弃骸敢迎羽服之儔共演琅函之秘殫精誠而上叩冀幽顯以同休天德好生重

開於壽域人情厭亂各保於豐年大振威聲克平強敵
回兩宮之鑾輶奉萬乘於神都未報國恩誰識愚臣之
此意仰憑洪造庶收薄效於當時臣無任

降聖節青詞

維紹興二年歲次壬子十月戊子朔二十四日辛亥具
位臣李綱等伏為降聖節遵詔旨於天慶觀命道士三
七人開啟靈寶道場七晝夜設醮一座供養香花燈燭
酒果藥苗稽首上啟三清無極大道太上開天執符御

厯含真體道冥天玉皇上帝紫微天皇上帝紫微北極
大帝伏以重明繼照純孝奉先祇若舊章欽崇令節命
幅員之守長伸醮祭於淨壇臣等忝布詔條用脩科式
伏願太靈昭鑒不應響臻偃革包戈永綏於群品餘糧
多稼屢獲於豐登凡在飛潛必饗亭育臣等無任

禳火設醮青詞

曲突徙薪人事雖存於警戒熒惑退舍天心易變於嘉
祥爰念此邦實為都會比歲淪於塗炭遺民起於瘡痍

百姓城闈鞠惟榛莽萬家闥闔半是茅茨元冥方迫於
隆冬、回祿屢驚於中夜顧有司之失職歎赤子其何辜
輒罄精誠用干洪造望雲霄而設次輸肝膽以投詞伏
願上帝溥臨衆真交會閏三湘之分野蓄害荐臻圓九
曜之威靈恩光下燭布祥風而一扇俾和氣以同游加
惠群生永成樂土

疏

吳江寧境寺齋僧疏

右伏以來投世網已緣一念之差仰冒天威何翅萬鈞
之重姑從薄謫皆荷寬恩今則千里去家單車上道割
父子兄弟之深愛方險阻艱難之備嘗非仗勝因昌歸
往咎是用虔依梵刹嚴供名流冀資懺悔之功為洗妄
言之罪伏願能仁覆護大智照臨萬水千山行無雨雪
之阻一門百口居有祿壽之祥誓竭誠心歸依妙覺謹
疏

邵武軍泰寧縣羅漢巖設供疏

右伏以因心授法一燈傳於千燈會法歸心十月攝於
一月所以五百大士咸悟客塵十八尊者為之領袖結
集耆闍窟飛錫天台山凡山林幽邃之區多仙聖棲隱
之地惟豐巖之勝境乃古德之道場洞壑鼎峙而相連
殿閣翬飛而交映宜應真之是宅垂妙蔭於一方而網
誤蒙國恩歸自海島病牛卧壠嗟微力之已疲脫免投
林冀餘生之或保虔修珍供以結勝因祝一人萬壽無
疆之休篤四海辟黎咸寧之慶叢然族屬亦獲康安仰

祈大德之無私克鑒私誠之有在謹疏

福州安國禪院施錦法座疏

右伏以毗耶離城嚴飾八萬師子之座普光明殿宣說
百千三昧之門必假勝緣以作佛事前件錦囊出靖康
之御府今施安國之叢林楷木禪牀已有輪囷之質拈
花妙悟何妨文彩之彰莊嚴龍象筵開示人天眼願敷
法席大振潮音以普潤於含生皆速登於正覺謹疏

潭州薦陣亡水陸疏

右伏以亡非戰罪周易有輿尸之占死為鬼雄楚歌重國殤之祭顧比星沙之分重罹兵火之餘上軫主憂大開帥府念方言於恩德豈或間於幽明即州治之新成啟法筵而致潔庶憑佛力俯協人謀伏願勝氣高臨衝風自息憫冤魂之忠義早見太平轉樂歲於艱難助成遠略伏惟三寶證明謹疏

福州聖泉院齋僧疏

右伏以聖泉禪老法席初開梁谿病翁寓居密邇雖白

蓮花社陶潛不造詣於遠公而毗耶離城師利每問訊
於摩詰雲山在望鐘鼓相聞結苾芻之勝緣供蒲塞之
淨饌金毛師子踞高廣坐以喫呻多寶如來現久遠塔
而讚歎普祈大眾早悟真乘謹疏

福州鼓山齋僧疏

右伏以名藍清淨雄踞海山寶閣巍峩肇新棟宇五百
大士於焉而棲息八部龍神亦為之歡欣大頂峯前覺
林巒之秀發靈源洞裏增泉石之幽奇成此勝緣實為

盛事大比丘有神通之妙力病居士以慶贊而特來揚
般若之宗風供伊蒲之香饌浮杯飛錫應真懼惱於遠
臨展鉢開簾請衆聊同於一飽集茲殊利共結良因四
境奠安永豐登於今歲闔家清吉導福祉於新年三寶
證明萬靈昭鑒

福州東山文殊修菩薩疏

右伏以惟妙吉祥真法王予毗耶城裏宏開不二之門
清涼道邊妙發前三之語摩善財頂則寶臂出於雲表

試解脫心則金毛現於空中以大智接群生以至神應
諸感真風宛在虛響昭然當院古德道場東山勝地有
菩薩之像設乃異人之規模妙相瑰奇獨冠他刹金沙
璀璨呈瑞一方然而歲月既深崇奉殊闕殿宇荒廢供
具蕭疎欲興久廢之良因必仗大心之檀越伏願搢紳
賢士福德高人特推喜捨之心共入莊嚴之會各隨願
力寵示芳銜謹疏

梁谿集卷一百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梁谿集卷一百六十六

宋 李綱 撰

墓誌

宋故

闕

闕

宋故

闕

切躬自料理以州治為行宮供帳什物種種畢備不擾而辦設幕次於行宮之傍以宿衛上皇嘉之命公彈壓

行宮一行軍馬及議欲渡江公力言不可願歸安天下之養以慰嗣聖孝思副中外之望上皇乃留后妃親王帝姬委公護衛一幸鎮江而還淵聖知之降詔褒諭除公龍圖閣直學士再任其冬金人再來公檄一路兵入援解亳州之圍漕糧以給東道總管司千里不絕時諸路勤王之師坌集所過州郡多不聽入城獨公啓城闈聽其自便且躬加撫勞人人悅服及聞二聖北狩號絕仆地移時始蘊得大元帥府檄書謂僚屬曰此真主也

即上表勸進上即位於南都表請移蹕維揚優詔不允
覃恩轉通奉大夫進文安郡開國侯加食邑二百戶食
寶封一百戶有旨召赴行在公以遭時艱虞積憂成疾
力請宮祠遂提舉亳州明道宮由浙江以歸閩中謂子
弟曰先公平日常使子孫異日無忘鄉里今得從先志
幸矣率子弟上冢見耆舊父老盡鄉黨之禮日與里中
賢士大夫遊每有慶弔不問遠邇戚踈必從鄉人之後
於外氏恩意尤篤朝廷所賜東山大乘寺名刹也極林

泉幽勝延致高僧居之與為方外友蕭然安於閒靜不復有仕進意秩滿再請宮祠轉正議大夫加食邑三百戶疾作上章告老轉正奉大夫致仕未被命而公薨於城東僧舍享年五十有五寶紹興三年十月二十有八日也訃聞天子嗟悼贈金紫光祿大夫公娶三衢趙氏少師清獻公抃之孫大僕卿屼之女淑惠有賢操相待如賓先公百餘日終公篤於伉儷所以送終者無所不用其至已而公亦相繼捐館人尤哀之男六人長曰沆

任通直郎主管江州太平觀次曰沛次曰泳任承事郎
監潭州南嶽廟次曰汶曰汴曰注皆承務郎沛汶汴注
皆早卒女六人長天次適廸功郎宣州宣城縣主簿王
子澤亦先公卒次適承事郎江南西路安撫大使司主
管機宜文字葉程次適修職郎黃濛二人在室孫七人
柄棟皆登仕郎棣杆皆承務郎桂早卒据尚幼孫女五
人初文定公以翰林學士知貢舉有告貢院事非所干
預者文定公以身庇之不復自辨出知蘄州旣而公生

文定公喜見顏間曰吾以芘人而獲譴慶鍾是子其能
世吾家乎公為人愷悌樂易純明端恪遇事待物一以
至誠其在南陽湍河溢水暴至將冒城郭公登城焚香
投文水中俄報河復道在淮西歲抄無雪齋祈備至夢
有告之曰雪降家人之夢亦然及開戶雪已積矣每雨
暘愆期躬禱神祠應響如答未嘗不易蓋而歸也典三
大藩所至吏畏民愛去必思之與人交久而益恭雖祁
寒隆暑未嘗見惰容僕使之賤亦皆拊以恩意氣貌溫

然出語未嘗傷人至論天下事體亮不屈亹亹可聽性
倜儻喜賙人之急遇賓客曲盡情禮在維揚舟車絡繹
公帑不給則以家庖私橐繼之不少斲也資產素豐坐
此常窘自兵火以來江北田宅蕩盡而公燕閒山林食
客未嘗不滿坐莞謝之日家無餘資其輕財重義類如
此文定公嘗以任子恩兩奏族人之家皆不及祿公遇
郊禮復奏其子且勉使成人族女有未嫁者必為之經
營使得所歸鄉間間無貴賤老少待之如一皆得其歡

心追襄事至空井邑送之人人為流涕可謂篤行君子矣初崇寧間用事者變祖宗法度文定公力持之使不得逞因出之於外其後上皇悔悟召還欲復用不果有意於公又為權臣沮抑卒不克有所施設以盡其才有識者尤所深惜也有文集四十卷藏於家諸孤卜葬得地於懷安縣感應鄉欽德里山川氣象深秀雄偉以四年十一月甲子與淑人合葬葬之日久雨為霽人以為積德之報子孫之興殆未艾也某大觀中識公於京師

宣和末復相遇於維揚迨靖康秋自樞庭乞郡實與公
為代然猶未歎也紹興初來寓長樂遂得與公遊從陪
杖屨山林間從容燕笑情好甚篤常竊歎其真天下長
者臨其喪哭之為慟諸孤狀公行事乞文於碑以告神
道義不得辭且係之以銘曰

白屋起家奮身孤寒困而後達未足為難公世富貴自
強學問力取巍科以躋禁近少長鄉曲謙恭遜悌間里
推稱未足為美公貴還鄉與俗浮沉無小無大得其歡

心惟文定公被遇五朝公克紹之德音孔昭風度粹夷
襟懷曠達溫溫君子旣明且哲受知聖主讜言屢對有
嫉之者卒擯於外遇事接物一以誠純雖穀必貌旣久
彌敦鄧蔡之政寬猛異宜吏畏民愛服其設施帥於維
揚值時艱棘不擾而辦盡瘁事國安分知足退閭林垌
蕭然自得遺此寵榮宜享遐齡尚膺顯報遽反其真搢
紳是悼慶流有衍子孫詵詵嗣有典者復大其門勒銘
豐碑昭告隧道百世之下斯文可考

梁谿集卷一百六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梁谿集卷一百六十七

宋 李綱 撰

墓誌

宋故朝請郎朱公墓誌銘

宋故追復龍圖閣直學士贈少師錢公墓誌
銘

宋故朝請郎朱公墓誌銘

公諱蒙正字養源姓朱氏其先亳州永城人也十世祖

仕閩樂邵武故縣溪山之勝因家焉遂為邵武人曾祖
諱貫贈承事郎祖諱浦父諱藻累贈通議大夫通議公
娶故贈太師黃公諱汝濟之女資政殿大學士諱履之
妹累贈碩人生五子公其長也公少豪邁年甫冠始折
節讀書下筆為文語輒驚人其舅大資公見而奇之許
以能立公益自淬厲徒步入京師寓太學凡十年所與
遊皆一時英俊元豐中擢第中乙科釋褐調揚州江都
縣主簿公曰古人以三釜及親為喜今俸祿雖微足以

奉旨足矣性識強敏遇事不少懈每聽訟必得其情而後斷之以法令以其能委以縣事公亦自信不疑以故江都辨治監司薦於朝遷南康軍都昌縣令其治都昌如江都尤惡其下植黨以傾善良告戒弗從即痛依法繩之風俗為革未幾丁母憂服除授衡州茶陵縣丞茶陵劇邑久闕令倉庾圮壞吏緣為姦租賦不時入公至領縣事即條畫申陳久不報公歎曰此令丞職也何俟報為亟命構葺倉庾為之一新謹視出入姦弊遂絕

租賦皆不督而辦歲旱公祈禱齋戒精潔雨隨車而至
遠邇霑足民大感服秩滿用薦舉改官從辟知定州安
喜縣時元符三年秋也坐茶陵任內請搬家人庸錢奪
官授鷄州龍陽縣令丁通議公憂大觀初始雪正前事
復官除知開封府長垣縣未數月差通判火山軍秩滿
造朝權司農寺丞通判德順軍賜五品服政和四年秋
以疾丐致政明年夏從官薦公康強有風力請復仕上
從之差提點信州上清宮改成都府長生觀遂寓居于

穎尾八年夏得疾至七月十二日不起享年六十有四
累官至朝請郎娶傅氏累封安人二子長曰康年以公
致仕恩補將仕郎次曰唐年一女適俊士葉裕民公持
身廉慎性質直不苟表襮恂恂如不能言而胷中是非
了然其在茶陵不能阿事上官為當事者所不悅据摭
細故卒以法中之然選人以般家人闕 法所聽也
後卒雪正公坐此困躉累年而剛直不少衰及卒德順
太守武人越常例遺之甚厚公辭不獲悉以所遺寄於

公帑凡閑歲太守間而訝之公不自辯釋以病告老而歸其後太守坐不法除名而公無毫髮之累識者譴之公平生志氣高遠常持隱忍就功名之說欲有所為而仕宦齟齬卒不如志其可悲也已諸孤從其治命扶護歸邵武將以宣和元年己亥十一月初四日葬于永城鄉將堂之原先期公之弟朝請郎紹狀公行義使綱為之銘綱視公為外叔父義不得辭銘曰

朱氏之先有功于閩十世其昌公為閩人學優而仕以

廉以勤雖或窒之而卒以伸往僻邊城力辭餚遺告老而歸則莫我累凡今之人顧利忘義間公之風胡不少愧蓄則厚矣未究厥施謂宜壽考而止於斯返墓故鄉宅兆是宜告于後昆篆此銘詩

宋故追復龍圖閣直學士贈少師錢公墓誌銘

京師浩穰自古難治非夫聰明足以刺制繁劇智畧足以摘發姦伏仁惠足以牧養小民威嚴足以震服豪右未易稱職漢有趙張三王唐有許孟容李峴吳湊之流

隱然有聲不過數人以是知其難也國家都汴尹天府
者多名卿才大夫位天子之侍從然獨會稽錢公政事
號為本朝第一公之尹京前後凡三當天下又安四方
人物之所聚權貴戚屬之所居姦人巨猾之所容依憑
城社闕機開闔干撓法制莫敢誰何而黠胥老吏舞文
玩法乘隙射利情偽百出為尹者鮮不墮其術中獨公
於詞訟喧囂簿書倥偬之間從容談笑而辨幽隱曲折
盡得其情吏不能欺而予奪一出於已無敢議者其政

尤務抑強扶弱緣飾儒雅不專以柱後惠文從事勢家
犯法不少假借而下戶無告有所依歸良民詐誤多所
半反而豪俠巨蠹必深鋤治當時士人有為政事錄者
所載百餘事皆出人意表世謂神明之政自非兼聰明
智畧仁惠威嚴之資有大過人者疇能及此宜乎聲稱
烜赫至今不泯與漢唐名臣相望而無愧也公諱勰字
穆父吳越武肅王五世孫自從曾祖忠懿王倣歸朝廷
今為開封人曾祖倧晉故諸道兵馬大元帥吳越國王

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天下兵馬大元帥曾祖妣江氏某國太夫人祖易故任翰林學士尚書左司郎中知制誥累贈太尉祖妣盛氏平陽郡君贈某國太夫人考彥遠故任起居舍人直集賢院知諫院累贈太尉妣丁氏濟陽郡君贈吳國太夫人公生有奇表神氣秀發未成童日誦千言及長博聞強識卓犖不羣諫院公捐館舍公以遺表恩推與其姊之夫張升卿而刻意力學以期自立從叔父修懿公明逸質問疑義修懿公愛之

奏授將作監主簿皇祐三年調監陳州糧料院後歷廬
睦壽蘇等州酒官雖在榷酤喧冗間未嘗釋卷嘉祐
八年詔以六科舉士翰林沈學士文通薦公應賢良方
正能直言極諫科會神宗升遐罷舉治平三年文通又
以公應詔熙寧二年始召試以第二人過閣及廷對制
策極論新法忤執政意與孔文仲俱被黜還任自是遂
罷制科然名望益崇有識者贊之明年秩滿赴選部會
朝廷檢舉治平從官應詔所薦淹滯未舉者公名居多

或沮公以五任監當無課最可稱大臣有薦者曰錢某
豈監當材耶有詔許以五任闕陞且試劇邑除知開封
府尉氏縣治聲流聞擢流內銓主簿官長陳襄以公所
造班簿進呈神宗稱之襄曰非臣所能也主簿錢某為
之耳有旨令東上閣門引見上殿既對敷奏稱旨許以
清要宰相王安石遣其弟安禮謂之曰能一冠乎公
謝曰家貧母老不能遠行安石知不附已猶除三司鹽
鐵判官提點四園苑提舉帳司點檢南郊一行事務又

詔措置帳法數因事賜對滋被眷知詔迓送北使明年
以國子博士除京西路提點刑獄秩滿徙河北又徙京
東代還復除鹽鐵判官元豐三年借太常少卿使北還
奏上前論契丹形勢盛衰之理深切著明上熟復其言
會五路軍興除陝西都轉運使專主饋運兼制置解鹽
公即日就道留家京師上每旬必遣內人至第問太夫
人安否公在闕中轉餉如期無擾于民嘗躬督飛輓夜
行坐界中百餘里冒險無所畏避訖事還長安丁內艱

奔喪哀毀骨立上遣使勞問賙給加等時元豐四年也
五年官制行上先於左司郎中格目內書公姓名遂降
誥閣門俟公釋服明年高麗國王薨來赴上思得公奉
使詔起復赴闕公具奏堅請終喪不允特借左諫議大
夫充高麗弔慰國信使公入對上顧問甚渥面賜金帶
公奏人臣出疆當識工旨今外議紛紛以謂陛下欲給
高麗以伐北敵而臣獨未知聖意上曰高麗好文又問
士大夫家世所以選卿行餘無他也乃與左衛祭奠使

自密州同日發洋公舟五日而達左番飄泊四明踰月
始至夷人素聞公名相與聚觀至於燕飲逾制與夫饋
餉非例者皆却而弗受還次紫燕島國主王運遣二吏
棹小舟以書送館寓金銀器皿四千餘兩公辭之吏泣
曰寡君有命徒歸則死顧左番在國已受公曰左右番
所見不同爾可死吾不可受須臾風迅遂失所在公有
詩曰屢却張旃使猶留返璧琅詩因平安奏偶至上前
激賞者久之使還造朝擢中書舍人賜三品服上顧謂

曰卿與高麗王書云免諸梁陰陽之患悅滕文哭泣之
哀可謂得體矣哲宗即位差權攝開封府正官還自頓
遞乃罷元祐元年移給事中繼除龍圖閣待制權知開
封府初蒞事日吏欲試公訟牒至七百餘公徧閱析而
為三施行者纔百數懲而遣者數十人餘悉減識戒以
後勿復來閱月有再至者公詰其故弗服命吏取視之
無少差一府大驚且命曹掾省併文具以十為一草簿
書相仍重複之弊有戚里子憑藉無賴屢犯禁公治其

罪而後奏宗室有任節度使者市賣人米千斛久不償
直公移檄諸司糧料院留券請俸積及其數呼賣人付
之有蔭人尹紳訟繼母竊亡父家資改嫁公奏紳既不
能養使繼母改適又以盜家資為言不可以訓特不用
蔭杖而羈于旁郡以勵風俗御史臺吏人遣其妻訟本
官不法事公命杖之翌日吏自來持一器若有所貯置
階祀前訴妻方娠昨蒙杖而墮公熟視狀遽判杖其脊
吏不伏呼請罪名公不顧徐曰汝家安在適從何許來

得無越御路耶吏惶懼而出京城法以屍由御路者徒
二年公遇事敢斷皆此類也京師嘗多雨雪公密啟母
后以匱具二十餘萬緡貸貧窶者公躬率僚屬徧歷委
巷排戶而給之都人素喜博塞公禁之甚嚴至是取旨
大縱酺博民間驩呼細民賴以獲濟公平時未嘗私見
宰執一日白事司空府有典謁吏即容次袖牒陳事公
曰此非受訟之所何不來府中吏有所恃頗偃蹇却之
不去公叱下械送府獄杖而遣之八座中有抑留侍婢

不歸其母者母訴於府為移文不報公命追其家奴付
獄根治卒取而歸之又臺臣有折簡私祈寬門醫所負
者公立其介于庭呼醫促其期限由此寢忤權近人多
側目觀望据摭細故文章彈擊始宗照知其故特詔放
罪公奏謝有曰亂吾治者常二輔掣其肘者非一人又
曰德音始下公議獲伸仰皇明之燭幽覺羣邪之奪氣
其不可屈如此三年春以獄空遷秩公辭不得已乃受
而言者復論獄空非實公不自明力丐補外迺以本職

知越州兼兩浙東路兵馬鈴轄公既懷紱故鄉過家上
冢揮金親舊日引賓朋飲酒賦詩訟庭蕭然至終日無
一事蘇翰林軾時帥錢塘唱和往來無虛日當時以比
元白四年移知瀛州兼高陽關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
管為帥鎮靜邊人安之除江淮荆浙等路制置發運使
行次符離召拜工部侍郎復遷戶部嘗因轉對論六曹
事多迂滯省官莫肯裁決又諸曹所受辭牒多不經由
所屬願申飭中外遵守詔條其言切中時病七年夏除

知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復留權戶部尚書奏罷戶部
獄措置廻院是歲郊禮公前期奏財計辦日坐直舍臨
智永師草書沛然有餘暇詔館伴北使于同文館時朝
廷欲變帳法事且行矣公抗章爭之帳法得不改會尹
政不修盜賊公行除龍圖閣直學士再知開封府公具
奏力辭以謂前愆不辭後效難施優詔褒答公不得已
視事不數日滯訟一空羣盜奔佚蘇軾時為禮部尚書
每俟公治事時送詩求和公不廢決遣即次韵答之辭

意瞻麗輶大驚以簡謝曰電掃庭訟響答詩筒亦數年
來故事也其為當世所重如此八年春為太母山陵頓
遞使事畢開封屬章惇入相公見上具言嘗行惇謫辭
願乞骸以避時宰不聽紹聖元年翰林闕學士惇三薦
林希不行因問上所欲用上曰錢某豈不堪為翰林學
士耶即日除公學士知制誥兼侍讀經筵進見多詔留
身因得欵陳天下事哲宗益眷倚之嘗論朝廷之盛人
物為先今三館育材之地寂寥無間乞詔大臣及近臣

各舉所知引見考實置之文館以備器使又諭禁軍逃亡滿限捕獲得以案問免死非是廂軍決配不到配所者十常七八為患不細乞修嚴軍制又請就郊祀赦恩移放沿江編管人事皆施行一日上許公郊祀後除執政公皇恐伏地叩頭辭避及親祀詔公駿乘以備顧問公以足疾不能久立為解得免而大臣之忌公者日夜求所以去公之術禮部奏公所撰導駕鼓吹辭差互詔改正之不能動會草右丞鄭雍乞出批答諭書臺臣論改正之不能動會草右丞鄭雍乞出批答諭書臺臣論

公批答中有羣邪交攻之語為附會元祐章累上不出
言者不已至全臺並進乃罷公輸苑以本官出知池州
公既行臺臣以狀首前所言弗容羣枉誤為羣邪交攻
朝廷既不問公亦不辯也公在池陽二年為政寬簡得
士民心四年冬有旨移知和州命未下公以十一月丙
辰卒于官舍正寢享年六十有四明年二月庚申諸孤
奉公之柩葬于開封府開封縣汴陽鄉中邊村將相里
祖太尉公之域公娶呂氏故相文穆公蒙正之孫龍圖

閑學士居簡之女封東平郡君贈越國太夫人先公五年卒至是合祔焉子男十二人曰果卿朝請大夫致仕曰東美朝請郎主管京東排岸司曰朝隱承議郎通判萊州曰魯望承務郎西京轉運司主管公事曰端己朝散大夫知泰州曰德輿朝散大夫行衛尉少卿曰延碩承事郎監鄆州酒務曰伯言左太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曰君魚將仕郎曰伯牛未仕其二人早夭女四人長適朝奉大夫諸王府侍講句頴次適朝奉大夫通判

大名府俞授次適朝請大夫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應通
次適端明殿學士左通奉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宮王孝
迪孫男十八人曰淨曰澁曰濬迪功郎權國子博士曰
涌曰衍迪功郎代州繁峙縣主簿曰灝曰沈曰濱曰溥
秉義郎曰渾曰潛曰濤曰洵將仕郎曰湜右儒林郎曰
淳曰溫右承務郎曰注右宣義郎曰許孫女二十三人
公在仕途五十年積官至朝議大夫勲上柱國爵會
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惟錢氏當唐末以武功

起東南據有二浙而能尊中國故臣順以膺寵命金印
玉冊世祚王爵以撫吳越及宋興知天命所在頓首自
歸不煩干戈一方士民克保其生弗識兵革陰功盛德
慶流子孫枝葉扶疎冠冕蟬聯膺受福祿不可勝紀而
公之祖太尉公始以文章顯於咸平天聖間考諫院公
忠言讜論受知仁祖至公以才學事神哲二宗閥閱聲
望益以光顯又自太尉公諫院兄弟及公與從兄故樞
密直學士藻皆以制舉取重名于世而公之從祖文僖

公惟演逮公三世五人掌絲綸之職公之諸子果卿東
美朝隱魯望相繼登科德輿伯言皆賜工舍第致位通
顯衣冠世族儒學之盛甲於本朝天之報施詎不信哉
公資性豪邁善議論使人聽之忘倦早以字行於世方
處場屋已為一時英俊之所推許及登侍從內外制辭
膾炙人口有文集一百卷名會稽公集所為文章雄深
雅健得西漢體作詩清新道麗長於用韻工行草書有
魏晉人筆法嘗自愛重未嘗輒以與人平居愷悌樂易

與朋友交終始如一尤精鑒裁所推薦多達者弟姪婿
宦皆經其手收養孤遺家常至二百口儉約均一內外
無間言其行已大畧如此元符三年春太上皇帝即位
追復公龍圖閣學士官其子三人明年黨論興欲寢前
命伯言上書論列得不追降因是免降者四十餘家崇
寧元年又以黨籍刻諸石大觀二年再看詳公等出籍
者十數人三年伯言以公在翰苑所草潛藩加恩制進
呈有詔特贈正議大夫公之墓開封也方在謫籍中不

克銘于墓建炎元年某月諸子遷奉公及三世之喪葬
于鎮江府金壇縣某鄉之原方朝廷大除黨籍之禁而
收錄其子孫旌別淑慝煥然明白乃論譏公平生行事
以狀來請銘余雅聞公之賢德其敢以固陋辭銘曰

錢氏之先有功二浙世濟忠順保有吳越歸于有道投
龜而決子孫詵詵福祿無闕篤生異人惟會稽公高明
博達直諒公忠克舉賢科紹其家風對策大庭燭如長
虹聲聞四馳寢階臙仕驛騎得路一日千里蟠根錯節

游刃厯試干將遇物不勞剝制簡在帝心將命絕域文
采風流遠夷矜式張旛却使留殮返璧達于宸聰當寧
歎息三尹京邑政聲著聞威龍言豪右惠養小民決遣如
流摘發若神談笑而治羣盜以奔代言西掖視草玉堂
高辭大筆黼黻文章詩句風清字畫鸞翔萃此衆美讐
為邦光經筵啟沃密受眷知同朝忌媚共排去之王佐
之才卒不獲施昊天不弔哲人遽萎黨論之興踰三十
年胎禍基亂閑塞忠賢大明方升公議日宣徵公誰歸

願作九原粵自汴陽遷空京口臘臘崇岡水深土厚下
云其吉安固永久勒此銘詩以告厥後

梁谿集卷一百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梁谿集卷一百六十八

宋 李綱 撰

墓誌

故祕書省祕書郎黃公墓誌銘

宋故左中奉大夫直祕閣張公墓誌銘

故祕書省祕書郎黃公墓誌銘

公諱伯思字長睿父姓黃氏其遠祖自光州固始徙居閩中為邵武人曾祖汝濟贈太師曾祖妣高

氏贈相國太夫人祖履任資政殿大學士會稽郡
公贈特進祖妣段氏封魏郡夫人考應求任奉議
郎饒州司錄事妣王氏封仙源縣君繼李氏封貢
寧縣君任氏封華容縣君會稽公由布衣擢高第
以德行文學被遇三朝致位丞弼號為名臣公其
嫡長孫也公天資警敏風度夷粹幼不好弄惟喜
讀書日誦千餘言每聽會稽公講論經史退與
他兒言無遺誤者會稽公尤鍾愛之俾晨夕侍左

右躬自訓導任為假承務郎嘗夢孔雀集于庭覺而賦
之詞采甚麗識者知其為文祥也故右文殿修撰贈太
師李公會稽公之甥也於公為外伯父儒學冠一時會
稽公命公師焉鍾學績文根柢淵源益臻壹與年甫冠
入太學與宿儒寒俊校藝累占上游優與薦送遂過南
省屬哲廟升遐天子諒陰不言詔罷廷試公名在行間
不得攄其素蘊會稽公將以恩例繼奏俾增秩公固辭
由是益奇之時朝廷方以宏詞取士公將應其科肄業

不輟人皆謂公決中高選屬會稽公薨公以毀得羸疾竟不遂所志士論惜之初公未第前以銓試高等調磁州司法參軍久不之任至是改通州司戶丁內艱不赴服除授河南府戶曹參軍公平居篤志文史視世務邈然不以經意其掾洛陽也衆謂會府劇曹難於稱職而公應事接物游刃有餘不勞而辦洛陽故都素號衣冠藪澤公以餘暇與其賢士大夫遊從容輸墨間相得甚適秩滿當受代故資政殿學士鄧公洵武寶司留鑰惜

公之去辟知右軍巡院公亦樂其山水人物之勝因留
不辭益留者又二年朝廷有知公者除詳定九域圖志
所編修官兼六典檢閱文字改京秩尋差充監護崇恩
太后園陵使司掌管牋表以修書恩陞朝列擢祕書省
校書郎未幾遷祕書郎既入館縱觀冊府藏書雅愜所
好耽玩至忘寢食在館踰再考丁奉議公憂公性至孝
自幼失母氏而貢寧華陽君相繼捐館舍執喪咸以孝
聞素抱羸瘵至是不勝哀毀疾遂以劇釋服至京師清

癯骨立而嗜學不倦蓋如昔也復除舊職不數月疾竟不起實政和二年二月二十有六日也公初不甚信釋氏遭會稽公喪讀佛書恍若有悟遂篤好之奉事精謹將沒之夕沐浴易衣西嚮修念佛三昧而逝家無餘貲盈篋笥者書籍而已公體弱如不勝衣而風韻灑落飄飄有凌雲之意遇人謙謹恂恂如不能言而高明宏達善著書揮毫數千言倚馬可待自幼學至強仕手未嘗釋卷其所至雖假室暫寓必求明牕淨几圖史滿前欣

然處其間誦習述造皆有程度寒暑不易故其所學汪
洋浩博上自六經下至諸子百家歷代史氏之書天官
地理律歷卜筮之說無不精詣又好古文奇字官洛下
得名公卿家所畜商周秦漢鐘鼎彝器款識研究字畫
體製悉能了達辨正是非道其本末遂以古文名家在
館閣時當天下承平無事詔講明前世典章文物修輿
地圖集鼎彝古器考訂真贗公以素學與閻議論發明
居多館閣諸公皆自以為莫能及也與同僚襄陵許翰

尤相善輸喜述作所解太玄諸書有疑義多就公質之
是時士務浮競枝辭蔓衍趣時好以取世資公獨退然
無營窺意古道所學最為絕俗文辭雅健格高而思深
歌思俊逸清新追古作者蓋公之學問慕揚子雲文章
慕柳子厚詩篇慕李太白此自其平日所稱道也有文
集五十卷藏于家公尤精小學凡字書討論備盡本朝
淳化中博求古法書命侍詔王著繕正諸帖公病其乖
偽龐雜作刊誤二卷考引載籍咸有依據而公之書正

行草隸皆精絕初倣顏柳後乃規摹鍾王筆勢簡遠有
魏晉風氣得其尺牘者多歲弃鳴呼昔之所謂好古博
雅君子與夫直諒多間之益友者非公其誰當之公亦
頗好道家言自號雲林子別字霄窩其再至京師也夢
人告之曰子非久人間上帝有命典司文翰覺而書之
不踰月遂謝世其事頗與李長吉王平甫同亦異矣夫
公自假承務郎六轉至朝奉郎自磁州法掾六遷至秘
書郎娶張氏故朝奉大夫直龍圖閣淮南路計度轉運

使根之女男二人長曰詔今為右宣教郎前充荆湖南
路安撫都總管司書寫機宜文字次曰訥右從事郎新
差福州懷安縣尉女一人適故兵部侍郎鄒公浩之子
曰相今為右承務郎監潭州南嶽廟孫男二人曰祿曰
祐某年月日葬公于鎮江府丹徒縣招隱山之麓距今
蓋十有七年方葬時詔訥尚幼不克銘于墓大懼湮沒
先德乃狀公平生行事來請銘綱於公中表姻姪相與
甚厚義不得辭銘曰

天地和氣清微淑靈山川炳煥草木敷榮公稟其秀應
時以生歧嶷之姿見自幼齡風神凝遠玉粹冰清溫良
端恪祖訓是承孔翠之祥乃以文鳴含英咀華休有俊
聲來遊賢闕令譽騰躍遂登儒科靡此好爵筮仕之初
于西邑洛簿書粗辨寫意寥廓發間惟馨高步館閣縱
觀羣書得其所樂貫穿古今見間日博沈酣耽玩心醉
于學根深華茂其辭如雲文章典雅詩句清新人皆窺
束我獨淵淪追古作者超類軼羣夏鼎周鼓鍾鏄彝樽

雲雷刻畫繚以繆文銘章欵識研究本根洞視千古別
其膺真下逮小學訂正精明字畫之妙晚臻老成有正
有隸有草有行鸞翔鵠峙嶽立淵渟兼資衆妙以大其
名身反不昌遠速殞零蘭摧桂折鳳去梁傾莫詰其由
歸于杳冥白玉樓成上帝有詔往司文翰脫屣塵淖世
間夢幻孰非顛倒壽夭升沉竟亦何校京口之藏既安
宅兆十有七年星流電掃子孫方興天有顯報追作銘
詩萬世之告

宋故左中奉大夫直祕閣張公墓誌銘

公諱植字次東姓張氏世為黟縣人唐末避地徙家鄱陽故今為饒之德興人曾祖某大理評事祖某不仕以隱德間父某累贈中大夫張氏為鄱陽著姓中大公篤學勵行為鄉里所推游從皆一時名士然所向不偶老於場屋乃刻意教訓諸子而公卒能以才學取顯仕用承其志人謂中大公有子矣公自幼岐嶷不凡誦書日千餘言及長學有淵源於經術洞探旨歸作為文詞不

蹈襲前人自出胷臆汪洋雅健聲名籍甚試有司輒與
高選遂中元祐九年進士第調邵州邵陽尉遷衡州衡
陽令嘗謂縣令品秩雖卑然受百里之地于天子而牧
養之親民之官莫甚於此其敢莽齒滅裂剥下奉上以
取世資故其聽訟莅政纖悉必親多酌以情不拘於法
而邑大治郡守監司有所須求於理不可輒從姦人猾
胥洞照情狀束縛嚴甚不敢搖手以故一方畏而愛之
郡有小校憑守將勢為邦人患一日以事抵邑公痛懲

之守將雖不平而公治無釁卒莫能逞憾政聲暴著至
今士大夫猶能道之以舉者改京職知宣州南陵縣事
其治南陵猶衡陽然不旬月而報政方朝廷以東南當
五錢多私鑄者為不便更張錢法獨行於西北公謂佐
官曰是錢民間行之已久驟置不用則細民折闋所喪
多矣曷若開帑受之以準宿賦使公無負租下不怨咨
而移諸西北於縣官初無損也權宜行之民得其賜至
畫像以祠邑有貴游子負豪干撓縣事前政莫敢誰何

公至畧不假借之氣奪然其心不快至是造謗以誣
公竟坐廢格詔令罷然識者奇公英果達於從政所蓄
巨量未易以繩墨議也未幾朝廷有知公可任者擢提
舉黔南地邊蠻蠻異時部使者憚於臨按姦獎百出公
至則躬行責實宿獎盡蠲已而邊帥罔功謬論軍事以
固朝廷公疾之以實聞遂以越職免及帥以詐窮朝廷
察見其妄他司以緘默罷乃復公提舉汜水輦運未行
會新廣鹽轉般之法遴選計臣除公廣東轉運判官有

旨會鄰路使者議于界首時公從兄龍圖公相將漕江西適當其事使節相輝聯牘上議薦紳榮之就遷提點刑獄旋移江東是為鄉部中大公與太夫人時皆康寧安輿就養子舍鄉間欹豔一時士大夫有風木之感者因以為不可及也再徙江西相繼丁父母憂執喪惟謹服除提點京西刑獄京西歲比不登饑民相挺為盜幾半部封公以計策殲渠魁而散其衆所全活者以鉅萬計進直祕閣陞河北轉運副使北騎南牧三鎮並警比

間帥不協人望喜亂者揭榜通衢以搖我師公曉譬將士壞其機牙姦不得發後以論事不合罷建炎初除江東提刑有張遇者乘舟沿江大掠境上摠兵募士隨機捍禦賊不敢駐事平得請提舉亳州明道宮歲滿起知宣州纔下車適有渭兵薄城公倉卒應變守禦之具頤旨皆備衆以宵遁復提舉江州太平觀執政者惜其去起知肇慶府命下不及受以疾不起實紹興二年十一月庚午也享年六十有三積官至左中奉大夫職直祕

閣爵德興縣開國男封邑一百戶娶周氏繼徐氏皆封
令人三子曰炳曰煒皆將仕郎曰灼登仕郎一女適士
人臧漢之四孫曰坦曰洞皆登仕郎餘幼未名公稟性
剛果卓犖不羣喜功名尚氣節遇事敢為雖屢挫而不
屈其治縣有異績為部刺史揚善嫉惡凡所施為皆不
勞而辦居家事親孝友於兄弟疎財好施不輕為然諾
與人交豁如也善議論洞達機會每接賓客酒行氣振
抵掌談笑常屈其坐人建炎初余自湖湘趨行在所與

公邂逅江上相與論世故慷慨奮厲其言亹亹可聽竊歎其才高而徘徊之久方欲薦用而余罷政未幾公亦就間其後歸自海上見公於德興把酒道平生公雖已病猶未覺有衰憊意後二年乃聞公訃哭之為慟作文以祭之嗟乎如公之才氣其自期豈止刺一路典一郡而已哉胷中所蘊百未一施而遽已矣此所以深可痛惜也其孤將以紹興四年二月己酉奉公之柩與令人周氏合葬於縣銀山鄉水西之原先期以狀來請銘余

辱在姻姪且相知之厚義不得辭銘曰

豫章飄風含棟梁志用非其所曷若棄置騏驥飽粟一日千里使駕鼓車凡馬何異士有傑才鬱為國器厚蓄薄施命有所制嗟嗟次東孝友信義抱卓犖姿負剛果氣意象軒豁偉於論議剝治繁劇刃有餘地任重致遠何所不至刺部典藩職是中祕位止於斯有識長喟銀鄉之原幽宮永閟往安其居後人之利

梁谿集卷一百六十八